

# 长风万里：李白的人生地理(七)

聂作平

查史料可知,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,却因扼京洛之咽喉,加之易守难攻,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说,曹操的《苦寒行》就写于此:“北上太行山,艰哉何巍巍!羊肠坂诘屈,车轮为之摧。”很多年后,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,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,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:“五月相呼渡太行,摧轮不道羊肠苦。”

北游太原时的李白,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,诗名却已遍及海内。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。李白诗作表明,他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。其间,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。更多时候,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,曾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。

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,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。晋祠里,一株斜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——自周朝时被栽种于此,它已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2600年以上——即便李白时代,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了。可以肯定地说,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。只是,有可能,那时,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。

在太原,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。李白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。他认为,如果从军,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,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,甚至博个封妻荫子。

元演制止了他。元演告诉他,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。他的父亲守边多年,早该调回内地,可因朝中无人,很可能就终老太原。元演的父亲如此,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。

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,激情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,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:“苦战功不赏,忠诚难可宣。谁怜李飞将?白首没三边。”

一年多后的初秋,李白辞别元府尹。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,银两之外,还有一匹五花马,一件千金裘。归往安陆途中,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,并经元丹丘介绍,结识了新朋友岑勋。李白与元、岑二人痛饮之余,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《将进酒》。诗里,他不无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: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

功名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 
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。一人长

安与二人长安之间,有12年的间隔。李白从30岁到了42岁。

40岁前后两年,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。人们常说哀乐中年,其实,以哀为主,以乐为辅。或者说,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。从太原归安陆后,李白罕见地在家待了一年。读书、写诗、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。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,他很快就“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”,担心岁月流逝,马齿徒长而功名未就。毕竟,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,年近不惑,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龄。

38岁那年,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。他先后在南阳、颍阳、宋城、下邳、扬州、杭州、温州、荆州、襄阳等地,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,陪他们喝酒,为他们吟诗、作文,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,努力推销自己。

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——如果一定要说的话,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,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。为此,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:“空谒苍梧帝,徒寻溟海仙。已闻蓬海浅,岂见三桃园”,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,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,根本不准落到实处。

39岁那年,李白作了父亲,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;41岁那年,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。

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。这年,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——很可能要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。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: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。

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。此前,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痂疽的毒疮——现代医学认为,这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。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。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,不料,王昌龄来了。诗人相聚,免不了觥筹交错。要命的是,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鲜,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鲊。纵情之下,孟浩然忘了医嘱,大吃特吃。于是,悲剧了,“浪情宴谑,食鲜疾动”而终。

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,那么,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——李白结束了“酒隐安陆,蹉跎十年”的安陆岁月。这个人,就是许氏。许氏出身豪门,自与李白婚后,聚少离多。当李白漫游天下时,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。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,

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许氏既死,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。对安陆这座小城,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兴趣。李白搬迁了。目的地是山东鲁郡,即山东兖州。选择鲁郡,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。到了鲁郡,在族人帮助下,他在瑕丘(今济宁市兖州区)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,购了几亩地,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。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。种种蛛丝马迹表明,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,并且,最令李白愤怒的是,同居后,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,竟然跟人私奔了。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:“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鸱之强强;彼妇人之淫昏,不如鸩之奔奔。”

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,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,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。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40,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,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——奴婢眼里无英雄,奴婢眼里也无诗人。

郁郁寡欢中,李白去了一趟嵩山。那里,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。今天,从兖州到嵩山,高速公路400多公里,驾车约5个小时,但在李白的唐朝,至少要耗费十几天。餐风露宿半个月,李白赶到颍阳山居,不是为了聚会,而是为了告别——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。

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,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。从兖州到嵩山,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,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,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——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,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。

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: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,向朝廷举荐他。

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。次年秋,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——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,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。他一边杀鸡酌酒,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——此时,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。否则,李白出游时,谁来照料年幼的孩子?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,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,反而因突如其来而狂喜,而失态:

白酒新熟山中归,黄鸡啄黍秋正肥。

呼童烹鸡酌白酒,儿女嬉笑牵人衣。  
高歌取醉欲自慰,起舞落日争光辉。  
游说万乘苦不早,著鞭跨马涉远道。  
会稽愚妇轻买臣,余亦辞家西入秦。  
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无论什么时代,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。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,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。早春二月,燕子斜飞,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,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斜视的目光。

1961年,经过4年多的发掘,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20世纪的阳光下。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,承载的是后人艳羨不已的大唐华章,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,极盛时,这里的居民至少在200万以上。

发掘证明: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70多里,比今天的西安旧城(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)大5倍。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,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,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。

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,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: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,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。朱雀大街的宽度,考古实测为155米,足以并行45辆马车。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条平行大街,与14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。每4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,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。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,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,用了这样的诗句: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

顾炎武感叹:“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,其城郭必皆宽广,街道必皆正直。解舍之为唐旧创者,其基址必皆弘敞。宋以下所置,时弥近者制弥陋。”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## 一片花海入画来

唐佩妮

蓝天下,青山上,静卧着一片花海。我从没见过这片花海,都是它自己酿出来的。在溪流旁,酝酿又酝酿。

这是一片桃林,阳光打在树冠上,溅起碎银般纷飞的光点。树下留下一片斑驳,空空落落又影影绰绰。被轻柔的微风鼓动着,鲜艳明丽的粉嫩花朵就这样汪洋成海。花瓣飘散,波涛翻滚,夹杂着淡淡的芬芳,裹挟着若有若无的缥缈雾气,抚摸着我的脸颊。

在氤氲中,我看不真切,眯着眼走上这松软的土地。眼前近距离的桃林,更加秀丽妩媚,朝阳下的绿叶,脉络清晰如埋在皮肤里的毛细血管,有力地跳动,血液似乎也在唱着欢快的歌。指尖触上树枝,粗裂干燥,浓郁的甜香吸入肺中,太醉人,我已有些迷蒙。抚过流水,柔软温和,蒸腾起朦胧的水雾,太动人,我似乎进入了幻想中。一只又一只的蝴蝶撩拨挑逗,飘零的桃花映着粉色的光,如大团大团的晚霞挂在了枝条上,正随着风的节奏摇曳。

我早已分不清是梦是真,前方有光亮透出,一片花海入画来。(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2023届15班学生。指导老师:易春容)



《绿之歌》

周善梅 / 撰

## 高铁修到我家乡

向欣

对高铁建设者的尊敬前去的,也渴望能用手中的笔,记下这些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付出青春付出血汗的干部和工人,有些同学感触颇深,写了一些质量上乘的散文,但要出书籍,稿件数量显然远远不够,所以作协一直在为之创作和组稿。

然而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,我是一个必须要跟建设者深入接触才能有感同身受的感触,并将那感触付诸笔墨的写作者。但施工现场出于安全考虑,外人是不能亲自进入隧道内实地观摩建设者们的劳作的,那些飞扬的尘土,四溅的花火,施工的艰辛;那些汗水滴下的滚烫,茧子遍布的手掌;那些机器如何一寸一寸的推进,那些在施工中认真和严肃让人起敬又心疼的脸庞,我都未能看到没能感受到,我无法仅凭自己的一腔热忱,而写下能令自己动容的文字。

这是我对中铁十八局建设者们的亏欠,也是巫山作协所有会员的遗憾。时至今日,当高铁通了我才提笔,是我亲自到了高铁站,眼睛所能看到的,直接震撼了我的内心。申书记歌主任和其他建设者们,就这样跃然于眼前,那些笑容身影,那些工作服安全帽,愈发的清晰起来。我想为他们记下这一笔,在这人流喧闹的巫山高铁

站,在这迎接八方来客的巫山高铁站,在这将诗和远方变为现实的巫山高铁站,我因为这惊人的先进的设施和便捷的交通,对他们致以我最真挚的赞叹和感谢。抑或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,为眼前的一切所生成的感动,而他们在此刻,必须成为这感动的核心,我记得这核心是什么,相信巫山人都会记得。

多少年来,关于巫山的那些溢美之词,都是来自于诗文,对于没有来过巫山的人而言,巫山也只是他们梦里的远方。可是现在,巫山不再是远方了,他们只需要从全国各地,坐上几个小时的高铁,就能来到这座小城。看长江是如何匍匐在小城的脚下,滋养着这里的山水和人民;看神女是如何屹立在山巅,庇护着这里的平安和静美;看云雨如何的翻腾出海浪,又如何在飘绕如轻纱;看那一抹斜阳,如何照在船只的身上,温柔成渔人晚归的温暖与缱绻。

我的朋友,你的朋友,我们的朋友,他们的朋友,都会坐着高铁而来。看巫山的女子温柔多情,吃巫山的烤鱼唇舌生香,摘巫山的脆李尽享田园,观巫山的夜景熠熠生辉。这是一方曾经养在深闺的土地,如今敞开怀抱,有了这样的资本,有了这样的底气,对世人展现它的美,它的善,



## 巫山新城之夜

唐德亮

枕着长江 却没入眠  
因为山顶上的楼房  
能听到星月的喧嚷

从江边向上望去  
种在陡峭山坡的水泥森林  
被五彩霓虹拥抱  
爬上爬下的小车  
让这座嵌在山腰的小城  
有了高纬度的动感  
从半山向下俯瞰  
半江璀璨灯火  
半江巍峨层楼  
江上的灯练 如同一串星星  
闪烁着 使人疑心它们  
可是屈原、宋玉、李白、杜甫、  
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元稹、陆游  
……一个个大诗人  
醒着的诗眼?

江水波澜不惊  
静静簇拥岸边巨轮  
手挽长长江岸  
一座辉煌宫殿  
让长江三峡的对比色更加鲜明:  
现代的更加现代  
古典的更加古典  
空灵的更加空灵  
深邃的更加深邃

(作者简介:唐德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及诗歌委员会副主任,清远市作家协会主席、清远日报副总编辑,一级作家,正高级职称。)



几年前提到郑万高铁巫山段的时候,其实我的感慨没有现在这么多。人总是只有在亲眼看到梦想实现的时候,那种切切实实的直观体验感实惠感,才能带来更为踏实的幸福感。就像总是说诗和远方的人,没有去过远方的远方,就只是一个虚无又难以成型的梦,只有真的到达,才会懂得,这才是远方啊。

当年新闻报道郑万高铁要从巫山经过,而巫山也要建高铁站的时候,欢喜自然是欢喜,激动当然也激动。对一个自古以来交通全靠水运的小县城巫山来说,能有朝一日通高速通飞机通高铁,这可以说是所有老百姓翘首期盼的。当高速通了,机场建了,每个人才实实在在的感受到,从此,这再也不是所谓的边远小城了,它跟这个世界跟天涯海角的距离越来越近了,要说一个城市发达的标志,没什么能比得过交通之便利。

所以这几年来,我们一直在等,等高铁通车的这天尽快到来,并提前有着许多的谋划,要去北京看升旗,要去西安看古都盛景,要去草原看星空,要去戈壁追寻三毛留下的足迹……这些曾经的梦想,都即刻要变为现实,所带来的冲击和悸动,一直持续持续到了通车的这天。

通车的这天,远不是欢喜和激动了,更多的是感动,是那种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像拥有了几十亿私家车的富足,是那种我必须炫耀要摆要告知全世界的骄傲。这骄傲强烈而切肤,直达胥骨,再难更改和平息。

它的天然,它的滴翠。展现它一直被延续的深厚人文,展现它正在崛起的日新月异。

不认识的旅人,当你踏上这片土地,也就成了巫山的朋友,而你们的记忆里,从此有了巫山这张名片。或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,你会想念这座小城的烟火气,想念神女大道的阶梯,想念三峡之光照进了你住着的红叶酒店,想念那一声声亲切的“么哩”。你会温暖在这样的回忆里吧,就像漫长的生命旅途,在一个叫做巫山的地方,有过一次落脚,有过一次驻足,有过一次倦鸟的停歇,有过一次孤独的慰藉流浪的放逐。

如果你来,巫山携彩霞盼望;只要你来,巫山携云雨相迎。如果你来,春日的李花会像梦中的婚礼;只要你来,夏天的脆李必然奉上甘甜。如果你来,秋天的彩叶飞舞如蝶;只要你来,冬天的红叶燃成火焰。这是巫山最自然又质朴的迎宾式,每一处都不繁杂,每一处都是语言。还有什么比得过这样的诗情和画意,还有什么能盛得过这方土地天生地养的深情。

而我,一个从来不敢出远门的人,也有了从巫山直达任何地方的勇气,带上书,带上电脑,在高铁的飞速之下,看窗外掠过的祖国大好山河,记下这盛世的每一处韶华。

